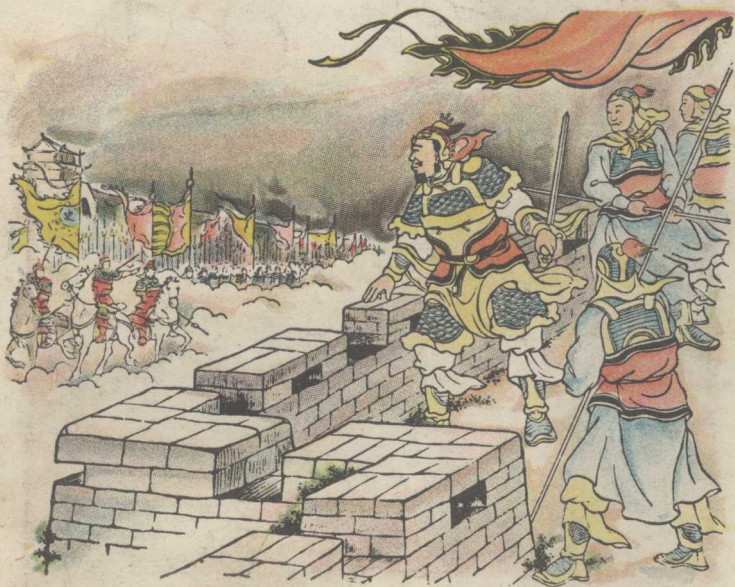


通俗故事

李愬雪夜入蔡州

君起编写



北京出版社

717.2
967

存

李愬雪夜入蔡州

君起編写

尹元洪插图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琉璃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印张：10/16 • 字数：8,000

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6,500册

统一书号：T10071 • 194

定价：(5)0.07元

唐朝自从玄宗以后，因为各地的节度使都执掌兵权，無人敢管，所以他們的势力越来越大。这些节度使，原来只管轄軍馬，这时却連民政、財政、田賦也都抓到手中，弄得地方的文官簡直只有个虛名。而且一个节度使死了，往往就由他的兒子接任，要不就由他部下推举出一个接任的人，只向朝廷通知一下，朝廷也干涉不得。这些个节度使們有了一州到兩州的地方，还不满足，仍旧想再擴張自己的势力，就彼此爭夺地盤，打起仗来，一連造成几十年的割据、混乱局面，使得百姓們流离失所。历史上称为“藩鎮之乱”。

單說淮西地方的彰义节度使，名叫吳元济，从他的伯父吳少誠就不听朝廷命令。吳少誠原是彰义节度使李希烈的部將。李希烈被陈仙奇杀了，吳少誠又杀了陈仙奇，自己就做了节度使。当时的德宗皇帝不但不敢过問，反而正式派他接任。后来，吳少誠又被他的兄弟吳少陽杀了，吳少陽也自任节度使；傳到吳元济，已經养成了很大的势力。只說地方，就占据了申州、光州、蔡

州三个州；兵力有十几万人；大將有孙忠宪、李祐、吴秀琳、陈光洽、丁士良……等人。这几个人有的是足智多謀，有的是勇猛善战。吴元济更用他的妹夫董重質当軍师，替他策划一切。这个董重質原是淮西牙將，極其勇猛，深通兵法，專訓練了一队騾子軍，强悍輕便，百战百胜。吴元济倚仗着这些人，又看出朝廷無能，便屢次發兵向各州侵扰，屠了舞陽，燒了叶县，搶掠了魯山、襄城，一直打进汝州和許州，于是他的兵馬錢粮愈加充足，声势也一天天地浩大。

唐宪宗得报，十分不安，便派了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顏，和申、光、蔡招撫使严綬，領兵去征討吴元济。吴元济哪里把他們放在心上，和董重質計議一番，就分派部下大將，帶兵加意防守；另外还勾結了平盧节度使李师道、鎮州节度使王承宗，設法牽扯官軍的后腿。严綬等費了許多兵馬錢粮，却仍旧是劳而無功。唐宪宗便又派了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，統率唐州軍馬，前去助战。高霞寓这个人，生得很雄壯，仗着自己熟讀兵書，好說大話；对待部下兵士又喜欢摆架子，因此兵士都不喜欢他。他和淮西兵交战，头一陣打了个胜仗，越發洋洋得意起来。他却不知道这是

董重質的驕兵之計。第二仗，淮西兵照旧节节后退，高霞寓神气活現地率領全軍拚命追上去，就在鐵城地方中了埋伏，被淮西兵杀得七零八落，大敗而回。唐宪宗听說后大怒，撤了高霞寓的兵权，改派尚書袁滋去接替。

袁滋到了唐州，可不敢冒然进兵。吴元济却仗着董重質的驃子軍，不住地攻打袁滋的营寨。袁滋不敢反攻，只有按兵不动。吴元济便把大軍都交給董重質率領，自己領着亲兵，回到蔡州，安稳地瞧着官軍的动静。董重質受了重任，更一心一意地布置了兵力：派丁士良守住吴房县，李祐守住兴桥寨，利用洄曲这条大河，和朗山的山峰，做了两条天然的保障，就像兩把铁箱子，整个扼住了咽喉要道，使官軍一步也前进不得。

这时朝中宰相武元衡，被李师道暗派的刺客刺死了；裴度作了宰相，很得宪宗的信任。裴度这个人很有学識，做事又十分稳重謹慎，有点像三国时的諸葛亮。他又屢次慰劳在前方苦战的李光顏，鼓励他設法牽制住董重質。只是唐州人馬，在高霞寓率領时損失太重，袁滋又不懂得休养兵力，使得裴度不能馬上施展他的战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激出一位有志气、有心胸的

將軍來。這人名叫李愬，是老將軍平西王李晟的兒子，剛由坊、晉兩州的刺史任上，調回朝中做太子詹事。他生得白白的臉，中等身材，胳膊很長，拉得硬弓，射得好箭，騎得劣馬，而且受他父親的教導，很有智謀。可是從他表面上却看不出；只有一雙眼睛，十分有神。他聽說官軍征討淮西，一年多不能成功，就自告奮勇，請憲宗派他前去助戰。憲宗因為一連派了兩個大將，都非常不稱職，這時不免猶豫起來。裴度却深知李愬的才干，便向憲宗極力推薦，說他能文能武，若派去領兵，很可成功。憲宗方才派李愬為隨（州）唐（州）鄧（州）節度使，命他到唐州去接替袁滋。

李愬一到唐州軍營，便聚集全體軍將見面。眾軍將看見朝廷派來這麼一個書生模樣的將軍，都有些奇怪，當下只靜靜地聽他講些什麼。只听李愬慢吞吞地說道：“皇帝知道我向來性情穩重，遇事能夠忍耐，所以派我來接替袁尚書。我這回前來，立志要使諸位在連年苦戰之後，得到休息；至於交鋒打仗，我卻是個十足的外行。”李愬講完，也不管大家暗笑，便正式接了印信。以後，他当真也不操兵，也不調將，附近一



李愬一到唐州軍營，便聚集全体軍將見面。

帶原來防禦的營壘，都照原來的設施，一点也不修理，更不增添防守人數，成天只在營中走來走去，和兵士們說說笑笑，就像太平的時候一樣。大家都猜不透他到底有什麼破敵的妙計。

軍中有個將官叫史用誠，看不過去了，就跑到李愬帳中，對他勸說道：“將軍這樣做法，兵士們都不怕您了；一旦打起仗來，怎麼能聽您的號令呢？”李愬听了，抬頭仔細打量了一下史用誠，只見他生得膀闊腰圓，黝黑的臉膛上露出一種天真、樸實的神態。便笑着站起來，雙手按住史

用誠的肩膀，笑着說：“你的意思，我很明白。可是你不曉得，吳元濟、董重質正因為袁尚書治軍平和，所以對我們這一路才不用重兵來防守；高將軍又打過大敗仗，我們全軍的元氣，至今還沒有恢復過來。我所以始終不操兵調將，正是為了讓敵軍知道我們沒有進攻他的意思，就不會再在這一路上增添兵力了。這對我軍的休養，有什麼不好呢？”史用誠聽了，還在半信半疑。李愬又拉着他同坐下來，細細對他講了一番道理。史用誠方才不言語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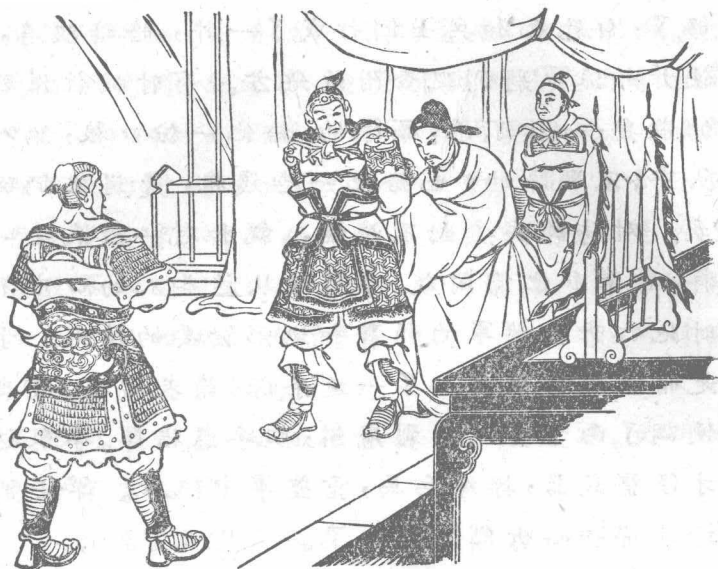
此後，李愬索性把歷任主帥的一些享用的東西都減掉了，成天和兵士們一樣地同甘共苦。兵士們有了病，或是受傷沒有好的，他都親自去安慰、照料，甚至拿他自己的口糧，貼補兵士們。這樣，兵士們漸漸地都對他有了感情，愛戴起他來。

再說淮西吳元濟這邊，果然因為連着打敗過高霞寓和袁滋，又向來沒聽說李愬做過什麼驚人的事業，職位又不高；更探得他到軍中以後，也沒有什麼舉動，因此並不用很多兵力去防範他。

這樣過了半年多，李愬曉得兵士們休息得

够了，自己也和兵士們打成了一片，暗暗欢喜，便开始派軍將們巡查附近地方。有时捉住淮西的散兵，一律不杀：願降的，給他一份口粮，編入队中；不願降的，也給他一些錢粮，遣送他們回乡。对待降兵，也不歧視，就和对一般兵士一样，常常和他們閑談。李愬就从这些人的口中不时地打听出敵軍的部署和地形險要的情形。于是暗暗地向裴度上了一道条陈，請求增兵。裴度便調了两千多人馬到唐州，归李愬指揮。李愬这才修整武器，操練兵馬，重整軍中紀律。軍士們这时都一心听他的号令了。

李愬見这时軍中已經上下一心，便开始向淮西軍不很險要的地方进攻。这一天，打破了青陵城，生擒了吳元济部下的勇將丁士良。依着將士們，要將丁士良杀掉，李愬却命先押进帳中审問。他見丁士良生得十分雄壯，虽然繩穿索綁，臉上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沒有，便和顏悅色地向他講說吳元济必然失敗的道理，下位亲自解了他的綁繩，派他做了軍中偏將。丁士良很是感动，便問李愬屢次攻打文成寨的情形。李愬毫不隱瞞地对他說：“文成寨的守將吳秀琳，很懂兵法，我們攻打过几次，都沒有得手。”丁士良微笑



李愬下位，亲自解了丁士良的綁繩。

着說：“吳秀琳倚仗的是陈光洽，若將陈光洽擒住，就不怕吳秀琳不降了。我很想帶領一隊人馬，去將陈光洽捉來，只不知將軍肯派我去不肯？”李愬听了，大笑說：“我以至誠待人，哪有不肯之理！”当时点起一隊兵士，由丁士良率領去攻文成寨。果然，不出几天，丁士良就用計擒住了陈光洽。吳秀琳失了膀臂，登时沒了主意，只得率領三千兵士死命防守。

李愬先擒了陈光洽，觉得这个好机会不可失去，便單人匹馬直到文成寨前，又向吳秀琳講

說了一番利害。吳秀琳想了一想，覺得李愬的話有理，便下令開城投降。李愬一見吳秀琳出城，連忙跳下馬來，親手挽住了他；定睛一看這個人，雖然勇名在外，卻是很儒雅的。李愬心里十分愛慕，便安慰了几句，和他并馬回營，立刻保荐他做軍中的衛將。李愬從吳秀琳口中，知道隨來的降將里面，有一個叫李憲的，很有才干，又看他為人忠誠，便給他改名李忠義，也用為偏將。這一來，兵力越發雄厚了。

這一天，李愬命吳秀琳，率領他本部三千人，去攻打吳房縣。發兵的時候，中軍查了曆書，進帳來說，今天是“忌日”，恐怕出兵不利。李愬却笑道：“我們知道今天是忌日，敵軍也知道是忌日，所以我料他必然不加防備，我軍正好乘此機會成功。”說完，不管什麼忌日不忌日，仍舊發兵。敵軍果然沒有防備，吳秀琳的兵一到，立刻取了吳房的外城。這時守吳房的吳元濟的大將孫忠憲聞報，便率領五萬馬軍截殺出來。李愬領大軍，隨後到了外城，見敵軍殺來，忽然跳下馬，下令全軍扎住陣腳，一齊射箭。孫忠憲沒有提防，竟被亂箭射死。敵軍失了主將，吓得四散逃去。

众將看了眼前情狀，精神大振，正要乘胜去攻打吳房內城，李愬却又下令立刻撤退。大家都很奇怪，忍不住問他，这是什么意思。李愬不慌不忙地答說：“敵軍打了这一次敗仗，必然要向吳房添兵。我軍留下这块地方不攻，正可以分散他們的兵力。李光顏將軍如果从另一方面乘虛進兵，一定能够获胜的。”众將听了，方才明白，都欽佩李愬的战略。果然，李光顏就乘着这个机会，攻破了淮西軍的要塞郢城；吳元濟只得又从蔡州調动大兵，帮助董重質堅守洄曲。

李愬回到軍中不久，又向吳秀琳請教怎样乘吳元濟全力抵擋李光顏大軍的时候，再進兵破敌。吳秀琳說：“將軍要想成功，只收降了我和丁士良、李忠义是不够的。現在鎮守兴桥寨的李祐，是吳元濟手下的健將，最勇敢善战，官軍几次都被他牽制得吃了很多亏。李祐也倚仗他的本領，瞧不起官軍；若能收服了这个人，淮西軍的虛实，您就可以整个地了然了。”李愬听了很高兴，便派遣探馬，專一探听李祐的动静。

这天，探得李祐亲自率領一支兵，在張柴地方收割粮草，李愬立刻喚史用誠到帳中，吩咐了許多話。史用誠便率領了三百馬軍，飞也似地赶

到張柴。这时天色將晚，史用誠悄悄地从树林中向外張望，只見一队人馬押着粮車，緩緩前进，当前一匹馬上坐着一員大將，身軀不十分高大，却是精神奕奕，头戴一頂战盔，身披鉄叶鎧甲，紫色团花战袍，手持一枝鉄槍，正指揮着車輛回寨。史用誠曉得这就是李祐，不敢輕敌，就依照李愬的吩咐，先把精壯的兵士埋伏在树林里面，自己却領着一队老弱兵士，举起火把，呐喊着杀出树林，做出要放火烧粮的样子来。李祐听見喊声，吃了一惊，等到看清这些兵士的样子和人数，不由得又生气，又好笑。心想：这样的老弱殘兵，也敢前来送死？便把槍一摆，約束粮車后退，自己帶領几十騎馬軍，扑杀过来。史用誠拍馬当先迎住。李祐一槍刺来，史用誠用刀一架，觉得膂力不小，暗忖：李將軍估量得不差。当下奋力迎敌，两个打了十个回合，史用誠做出气力不济的样子，撥轉馬头便逃。他手下这些老弱兵士，是預先吩咐好了的，呐喊一声，也四散奔逃。李祐放心追来，追到树林边，剛剛猶豫了一下，史用誠突然勒住馬头，一声呼哨，树林里埋伏好的二百多个壯士，从四面杀出。史用誠这才施展出真本領，拍馬直取李祐，众壯士也过来將

他圍住。李祐兵少，苦戰了多時，見手下人全數被擒，就虛晃一槍，正要突圍，史用誠把刀一舉，大喝一聲，撓鉤、套索一齊上，把李祐從馬上直揪下來。當時眾兵士將他捉住，剝去衣甲，押解着回到大營。

李愬部下的將官們，從前吃過李祐許多虧，這時見了他，都恨得牙痒痒地，紛紛請求李愬杀掉李祐，以除後患。李愬不但不聽，一見李祐被押進帳，立刻下位，親自解了綁繩，脫下自己的錦袍披在李祐身上，扶他到客位坐下，用好言勸降。李祐還未答言，吳秀琳、李忠義、丁士良、陳光洽等也一齊上前來勸說。李祐左右一看，又見李愬確很誠懇，就嘆了口氣說情願歸降。

李愬此時對李祐十分敬重，有工夫便遣開左右，單請李祐、李忠義和吳秀琳在一處談心，一談就是半夜。有時夜深了，就同在帳中安歇。李愬左右的將官看了，私下對李愬說：“這幾個人新降不久，不知他們心性怎樣，將軍這樣親近他們，可要留神啊！”李愬听了，只是含笑點點頭，却不把這話放在心上，照常和李祐十分親近。

這一年，從五月起，一連大雨不止，足有兩

个月沒見太陽。李愬軍中的糧草、帳篷都被雨淋坏了不少。河溝水漲，道路不通，一直不能用兵。軍中又紛紛議論起來。有人說：“因為不殺李祐，老天爺都不高興了。”有的將官也向李愬說：“不殺李祐，軍心就要渙散了。”李愬仔細想了一番，便請李祐進帳，把這事告訴了他，又嘆氣說：“將軍的忠心，我是深深知道的，可是我一人也難違背大家的意思。如今只有委屈將軍一回，我把你解進京都，聽朝廷發落好了。只是我仍然要想法保全將軍的。”李祐也流淚說：“李祐本來有罪，將軍待我這樣仁厚，我雖死也不怨將軍。”於是李愬就把李祐押入囚車，送進京都，卻又暗地寫下表文推薦李祐應該重用，說如果殺了李祐，淮西恐怕難以平復。

唐憲宗看了表文，忙和裴度商量。裴度深信李愬，也在旁力爭，於是憲宗下了詔旨，赦了李祐的罪，仍命他回到李愬帳下，戴罪立功。李愬奉旨之後，心中大喜，立刻接見了李祐，當着全軍兵將，派他為六院兵馬使，命他率領三千名敢死隊，日夜操演。這一來，李祐愈發感激，成天掛着腰刀，巡察營外，操練兵馬。李愬有時召他到帳中整夜地議論軍情。有個將官不放心，有一天跑

到帳外去偷听，只听见李祐常常带着哭声向李愬表示感激，发誓要扫平淮西。将官回去，一传两，两传三，都知道李愬当真不但收服了李祐这个人，连他的心都收服了，大家这才放了心，暗暗佩服李愬真有将帅之才。

这一年十月里，李光颜在郾城又派大兵攻打洄曲。吴元济只得再派兵去助董重质，两下对峙住了。李愬乘这个机会，便派兵去攻打朗山。吴元济又分兵抵擋。李愬的兵一时不能取胜，许多将官都不免气愤，李愬却毫不介意。

这天，李愬唤李祐、李忠义和部将田进诚等到中军帐内计议。其余的兵将，看天上乌云四合，雪花飘飘，一阵阵冷风刺得皮肤生疼，明知今天不会有什事情，都放心地回到自己帐中去睡觉。睡到二更天，忽然听见军号响亮，众兵将吃了一惊，慌忙爬起，顶盔贯甲，跑出帐来，冒着雪赶到校场。这时遍地都是白色，偌大一个广场中，全军兵将挨队排好，鸦雀无声。李愬这时全身披挂，登了将台，发下令箭，派李祐、李忠义统领三千敢死队，做为正、副先锋，又派田进诚、吴秀琳率领三千人马做后军接应；然后下了将台，上了马，亲自领全军拔队出寨，由前军引路，踏着雪



李愬这时全身披挂，登了將台，發下令箭……

往东急行了六十里，已到張柴寨。只見黑糊糊一片帳篷，都靜悄悄地沒有人声。李愬一声令下，全軍直杀进去。敌军在这大冷天，大半都縮在被窝里睡熟，这时一个个来不及穿衣披甲，立刻就有一大半被捉住，有的稍一抗拒，馬上就被杀死。不到一个时辰，全軍已占领了張柴。李愬下令：人不要卸甲，馬不要卸鞍，兵器、刀箭都要整齐，只在就地歇息。众兵將不知道他葫蘆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好遵令，或蹲或坐地等候命令。

約莫过了一頓飯的时间，李愬又下令进兵。